

团圆



快过年了。一个“年”字，搅动多少中国人的心？据说，今年春运旅客发送量将达29.8亿人次。巨大的人潮涌动背后，是中国人一个强烈而执着的精神驱动——过年要团圆。

过年要团圆，对军人而言谈何容易。春运的路途或长或短，但目的地——家，就在前方，迟早会抵达。然而，65年前长眠于朝鲜战场的特等功臣王学风，却至今未找到回家的路。我们无法确认他到底是何方人士，安徽抑或山东，一边是物证，一边是人证，都必须却不充分。

许多人没有留下名字，许多人并未回到故土，许多人与亲人永远失散——这便是战争的年代，这便是我们的先烈。万家欢乐，我们欠英雄一个团圆。即使这个团圆是时隔多年以后，是依旧阴阳两隔，也希望我们的版面和微信，能唤起更多的力量，帮助寻找的完成。

还是朝鲜战场，还是1953年，老兵何相荣经历了一个生命瞬间灰飞烟灭的除夕。赶做年夜饭的炊事班战友，被敌人的炮弹炸得粉身碎骨，活下来的通信兵，再也咽不下碗里的白米饭。另两个故事，都和饺子有关。一个是为了庆祝胜利吃饺子过新年，一个是因为一级战备包饺子没包完。

无论是悲伤的年夜饭，还是“胜利的饺子”“战备的饺子”；无论是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，还是岁月静好的和平时期，我们都知道，在战场上，阵地上，哨位上战斗或坚守的军人无法团圆。

我无法团圆，是为了你的团圆——这或许就是一代代军人送给人民最好的新年礼物——一家不圆万家圆。

(邵薇)

除夕夜，饺子包了一半

■张锦廷

征文·曾在军旅

1965年秋天，我从江苏农村入伍到空军驻青藏高原一支高射炮兵部队。3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，我分到高地某团一连，副指导员把我们36个新兵接到连队时，离1966年春节只有几天时间了。我们连驻守在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，担负一个重要科研基地的防空任务。连队考虑到这是新兵到部队的第一个春节，要求炊事班提前准备，大年初一吃饺子。

除夕夜，连队组织的“兵演兵”晚会刚结束，炊事班就把和好的面和饺子馅分成各班，要求大家熄灯前把饺子包好，放到外面的雪地上“天然冷冻”，第二天早上炊事班收回去用高压锅煮。

我们班的饺子刚包了一半，营区骤然响起一级战备警报。我们扔下饺子皮就往山头阵地冲。由于缺氧，我大口呼吸仍觉得气短，心脏像要蹦出胸腔一样。我们冲上阵地后迅速脱皮衣、撤炮架、启动火炮，进入战斗状态。一门门火炮怒指天空，一个个炮手摩拳擦掌。

指挥所传达上级空情警报：国民党军某型轰炸机飞临海岛上空，有窜入内陆、偷袭基地的迹象，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进入一级战备，如果敌机进入火力范围，果断将其击落，确保基地的绝对安全。

狂风呼啸，山上的积雪被吹得漫天飞舞。炮阵地上寒气逼人，滴水成冰。一个小时后，指挥所传来警戒雷达通报：敌机时而飞回岛上，时而飞到海岛上空盘旋，随时可能窜入内陆。看来敌机在和我们玩疲劳战术，我们在风雪阵地上严阵以待，一丝一毫不敢懈怠。

警报解除的时候，已近午夜。精神还没放松下来的我们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被窝捂热了，人也有点睡着了，突然又响起一级战备警报。我们翻身跃起，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往阵地上冲。

一切行动又重演两次，等到第三次解除一级战备警报时，已是1966年大年初一的黎明。副连长直接把队伍从阵地上带回食堂门前，指导员讲评说：“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战斗的大年夜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为了全国人民能欢欢喜喜过春节，我们坚守在风雪严寒的山头阵地上，守护着祖国的蓝天。我们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，毛主席的好战士！”

52年过去了，我早已离开火热的军营。但每逢除夕夜，当我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时，当我和家人一起吃饺子时，我都会想起那个战斗的除夕夜，耳畔仿佛还会响起急促的战备警报声……



共和国英雄，哪里才是你的家

——探寻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、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身世之谜

■于培伟 孙海云 田永杰

王学风是谁？

《四十军在朝鲜》一书曾记载，40军军长温玉成从朝鲜战场归来进京受到毛主席接见。当温玉成讲到王学风的战斗故事时，共和国领袖听得入神，双眼噙满泪花，忘了弹落烟灰……

据档案记载，王学风1926年出生，1948年从辽宁锦州参军，1953年4月在朝鲜战场牺牲，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、一级战斗英雄。

然而，这样一位曾赫赫有名的英雄，如今却鲜为人知。更遗憾的是，不仅英雄的亲人一直未能找到，英雄的籍贯也迷雾重重，一说是安徽砀山，一说是山东海阳，至今尚无定论。

怀揣着对英雄的崇敬和作家的良知，我们开始了探访之旅。

血染青山

综合档案与各方信息，我们能大致还原出英雄的血性轮廓。

1951年3月，王学风跟随所在的40军部队踏上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征途。时任120师358团1营3连副班长的他，因骁勇善战先后荣立大功两次。

1953年4月的一天上午9时许，“联合国军”开始进攻华岳山前沿阵地。王学风率领一个20人的战斗小组坚守在华岳山1号山头。战斗中，他左手负伤却不下火线。第二天，王学风战斗小组移防至3号山头，敌众我寡，战斗异常艰苦。打退敌人第二次进攻时，王学风的胳膊被子弹贯穿，血流满面，又只简单包扎一下继续投入战斗。

败退的敌人不到一小时就在5挺机枪掩护下反扑回来。王学风带领战斗小组英勇奋战，战友邓兴祥身负重伤被抬下阵地；王学风的冲锋枪打坏了，手榴弹也扔光了，他向侧翼的战友董万玉要来7枚手榴弹，端起邓兴祥留下的步枪继续战斗。这时，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头部，他顿时昏迷过去。不久，苏醒过来的王学风听到敌人的枪声愈来愈近，他命令战友董万玉赶快撤离，董万玉不肯，已不能说话的他用凌厉的目光坚持己见。董万玉撤离后，敌人分多路合围过来，步步逼近。王学风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扔出去，并尽全力摔断手中的步枪后爬出战壕，欲作最后抗争。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，他的双腿顷刻被密集的子弹打断。为了不当俘虏，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滚下山崖。

据战后统计，王学风率领的20人战斗小组在阻击敌军3次进攻中共造成敌军伤亡200人，王学风人朝作战单人毙敌伤敌100余人。在他的档案材料记录中，他入伍后经历大的战役5次，立功受奖12次。

全国解放后，王学风屡次到当地民政部门查找儿子的下落，每次的答复都是：查无结果，有可能是失踪了。1958年，政府向王学风的父亲颁发了烈士证书，上书：王学风同志，1942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，特追认为

革命烈士。

王学风拿到证书老泪纵横，但激动过后，他对儿子的牺牲年份存有质疑，因为本村当兵的王保山、王保义在1943年和1944年分别在济南和招远见过王学风；1948年他还托人给家里捎过棉花并附书信一封。

1985年，王学风的父亲满怀遗憾地离世。临终前，他把寻找大儿子王学风的任务交给小儿子王学国：“你一定要找到你大哥的下落，否则你爹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！”

王学国记不清是1994年还是1995年，他看到一档介绍黄继光、邱少云、王学风等人英雄事迹的电视节目，心里异常激动，原来大哥王学风并非在抗日战争中牺牲，而是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，而且是个大英雄。但如何查证哥哥的牺牲年月，到哪个部门查证？对于这位老实巴交并患有严重腿疾的农民来说，难如登天。

2012年，王学风的侄子王茂磊在网上看到王东超寻找王学风的文章《归来吧，跨越世纪和国界的烈士英雄》，立即将文章和照片发给四叔王学国。

王学国激动地把照片拿给本家叔

砀山之忆

2017年5月28日，我们驱车前往档案上记载的英雄故里——安徽省砀山县。

曾在砀山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过的王东超全程陪同我们采访，并讲述了砀山县获知王学风籍贯的经过。

1995年9月中旬，在辽宁省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，砀山县委、县政府考察团成员偶然看到“志愿军特等功臣、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，江苏砀山县（现属安徽，编者注）人”字样后，异常激动。回去后，他们便开始英雄籍贯的查询工作，然而，党史、民政、档案等部门都没有找到有关英雄的记录。尽管他们在当地报纸、电视台等媒体多次刊登征询启事，却始终未获得有价值的信息。

2005年6月，王东超调入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，因被王学风的英雄事迹深深感染，抱着寻根问底的决心，开始了漫长的查寻工作。

他从全县的王姓村庄入手梳理，以有“学字辈分”人名的村庄为重点摸底调查。然而，他每天带着希望出发，带着失望而归。有一天，王东超来到一个王姓村庄，一户有“学字辈分”的人家跟王学风的情况有些相似。王家的第三

子王东超说，他父亲王学泰，1948年曾回过一次家，此后便音信全无，但家人只知其乳名不知其学名。好在家人说从老坟上抬回来的石碑，这令王东超喜出望外，立即找到断碑用清水冲洗，却发现碑上刻着“王学泰”3个字。

王东超不得不转换思路，从部队入手。多次电话沟通中，部队的同志非常热情，但反馈说：由于部队多次移防，现存英雄的资料只有一张50年代的照片和一份简单的资料介绍。2012年，王东超几经周折得知，解放军档案馆存有王学风的原始档案材料，他立即以砀山县委党史研究室名义寄去一份委托书。8月11日，王东超收到对方挂号寄来的档案材料，内有王学风的立功情况和事迹，其中籍贯一栏写着：江苏省砀山县六区王寨镇（见图④）。

此后数年间，砀山县有关部门一直不间断地查找王学风家人，仍未果，最终根据档案认定英雄的籍贯为：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王寨村（现更名为家和村）。

5月29日上午，我们在王东超的陪同下到家和村采访，见到了王学风唯一的直系亲属——他的侄子王法顺和王学风的少年伙伴王法祥、王

法伦、王钦忠3位老人。

采访中我们得知：王学风兄弟3人，大哥王钦佩，二哥王钦哲。当我们问他的兄长均是“钦字辈”为何王学风是“学字辈”时，村人答：王学风离村前没有学名，只有乳名叫“宝丰”。

据3位老人回忆，王学风儿时非常调皮，因父亲早逝，是哥嫂将他养大成人。16岁时，他因与哥嫂赌气离家出走，但走后去了哪里、做了什么、怎么改的名字，家人和村人一概不知，也没人查找过他的下落。

当我们为王学风的照片拿给3位老人辨认时，王法顺老人摇摇头说：就嘴唇有点像，其他地方都不像。

叔王法伦看，王法伦惊讶地望着王学国问：你在哪儿找到大侄子了？王学国问叔叔：您说这是不是俺大哥？王法伦不假思索地说：这就是你大哥，一点儿也没有错。王学国又将照片拿给堂兄王学水辨认，王学水端详着照片说：“是你大哥。你大哥颧骨高，下巴尖，像你妈。”紧接着，王学国又把照片分别拿给村里的20位老人看，大家一致说照片上的王学风就是北城阳村的王学风。

2017年5月21日，接受我们采访的王学风少年伙伴共8人，这些耄耋老人端详着王学风的照片对我们说，照片上的王学风绝对就是同他们一起长大的王学风。

2017年3月，我们曾在海阳市荣军医院采访了东村街道洋子头村的高成新老人。高成新虽90岁高龄，但耳聪目明，思维清晰。他说：1952年5月，我在朝鲜战场上见到过王学风。我们俩当年在海阳一起当的兵、受的训，后来分到两个部队。在朝鲜，我们是在两支部队急行军途中偶遇的。当时我激动地搂着王学风说，真没想到能在这里碰上你。王学风也说没想到能在朝鲜战场上碰到海阳老乡……此外，也是从北城阳村入伍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新勤1978年回家探亲时，曾亲口对王学国说，人朝作战时，他亲眼见到过王学风。

王学国激动地把照片拿给本家叔

海阳之访

为寻求真相，我们也在山东省海阳市进行了实地采访。

海阳市北城阳村74岁村民王学国与照片中的王学风十分相似。王学国对我们说：1941年，他的大哥王学风15岁，被时任海阳盘石区党组织负责人王建熙看中，接收为通信员。1942年夏天，16岁的王学风正式参军入伍，据海阳档案记载，他入伍时为十三纵（海阳独立营）战士，后调入胶东军分区特务连。当兵后，王学风先后向家里捎过4封书信，最后一次是1948年春，地址是辽宁锦州。那一天，北城阳村李顺成（时任地下党交通员）捎信给王学风的父亲王学义，让他到留格庄村去拿王学风捎回来的棉花，包裹里还夹着一封有寥寥数字的信：革命就要胜利了，等全国解放了，我一定要去看看爹娘……此后，王学风再也没有与家里联系过。

全国解放后，王学义屡次到当地民政部门查找儿子的下落，每次的答复都是：查无结果，有可能是失踪了。1958年，政府向王学风的父亲颁发了烈士证书，上书：王学风同志，1942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，特追认为

革命烈士。

王学国记不清是1994年还是1995年，他看到一档介绍黄继光、邱少云、王学风等人英雄事迹的电视节目，心里异常激动，原来大哥王学风并非在抗日战争中牺牲，而是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，而且是个大英雄。但如何查证哥哥的牺牲年月，到哪个部门查证？对于这位老实巴交并患有严重腿疾的农民来说，难如登天。

2012年，王学风的侄子王茂磊在网上看到王东超寻找王学风的文章《归来吧，跨越世纪和国界的烈士英雄》，立即将文章和照片发给四叔王学国。

王学国激动地把照片拿给本家叔



法灵、王钦忠3位老人。

采访中我们得知：王学风兄弟3人，大哥王钦佩，二哥王钦哲。当我们问他的兄长均是“钦字辈”为何王学风是“学字辈”时，村人答：王学风离村前没有学名，只有乳名叫“宝丰”。

据3位老人回忆，王学风儿时非常调皮，因父亲早逝，是哥嫂将他养大成人。16岁时，他因与哥嫂赌气离家出走，但走后去了哪里、做了什么、怎么改的名字，家人和村人一概不知，也没人查找过他的下落。

当我们为王学风的照片拿给3位老人辨认时，王法顺老人摇摇头说：就嘴唇有点像，其他地方都不像。

叔王法伦看，王法伦惊讶地望着王学国问：你在哪儿找到大侄子了？王学国问叔叔：您说这是不是俺大哥？王法伦不假思索地说：这就是你大哥，一点儿也没有错。王学国又将照片拿给堂兄王学水辨认，王学水端详着照片说：“是你大哥。你大哥颧骨高，下巴尖，像你妈。”紧接着，王学国又把照片分别拿给村里的20位老人看，大家一致说照片上的王学风就是北城阳村的王学风。

2017年5月21日，接受我们采访的王学风少年伙伴共8人，这些耄耋老人端详着王学风的照片对我们说，照片上的王学风绝对就是同他们一起长大的王学风。

2017年3月，我们曾在海阳市荣军医院采访了东村街道洋子头村的高成新老人。高成新虽90岁高龄，但耳聪目明，思维清晰。他说：1952年5月，我在朝鲜战场上见到过王学风。我们俩当年在海阳一起当的兵、受的训，后来分到两个部队。在朝鲜，我们是在两支部队急行军途中偶遇的。当时我激动地搂着王学风说，真没想到能在这里碰上你。王学风也说没想到能在朝鲜战场上碰到海阳老乡……此外，也是从北城阳村入伍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新勤1978年回家探亲时，曾亲口对王学国说，人朝作战时，他亲眼见到过王学风。

王学国激动地把照片拿给本家叔

寄望读者

一个甲子的时光悠然而去，有多少往事已被历史悄然湮没，但在我们这个崇尚英雄的国度里，一位抗美援朝的特等功臣、一级战斗英雄不应被淡忘，更不应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如果说烈士的籍贯是安徽砀山，那么该县相关部门的档案里为何没有留下与烈士有关的只言片语？

如果说烈士的籍贯是山东海阳，那么档案中为何清晰地写着：江苏砀山？
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曾采访过海阳市宋乡七寨村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孙兆东，他对我们说：你们不能用现在的思维去思考几十年前的战争。那时候朝鲜战场条件很艰苦，粮食给养奇缺，特别是棉衣得不到补充，冻伤减员很多。战场上，安葬好牺牲的战友后，有的官兵会把战友留下的衣服穿在身上。战后根据烈士衣服上的地址进行登记，很多时候就张冠李戴了。

这样的说法，可否采信？

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，海阳市北城阳村那些还健在的王学风的少年伙伴们，紧紧拉着我们的手一遍遍地讲：照片上的王学风绝对就是俺村的王学风！你们一定要帮忙，好让他早点回家。可我们几个县级的作家协会成员如何有能力破解谜团？

如何才能去伪存真，还英雄身世的真相？

我们写下这些文字，除了出于对英雄的敬仰外，更希望引起广大读者及有关部门的关注；希望热心人士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；希望尚健在的、王学风昔日的首长和战友能为我们提供第一手资料；希望当年曾被王学风强令撤下阵地的董万玉还活着，能为我们讲述王学风更多的故事；希望英雄的身世之谜早日揭开，英雄能早日魂归故里！

图①：王学风画像

图②：本文作者在王东超（右二）陪同下走访安徽省砀山家和村

图③：手拿王学风烈士证书的王学国

本版制图：方 汉



朝鲜战场，悲欣交集忆除夕

■刘绍堂

有理由为重温。

何相荣：炊事员牺牲饭难咽

何相荣这位原67军的一等功臣，在抗美援朝新砬山战斗中曾用双臂当电线，确保指挥畅通。他对1953年除夕夜的回忆，充满悲壮，充满怀念。

何相荣讲述，那年春节前，大部队都上了新砬山前线，后方只剩下电话班留守在一条坑道内，东侧百十米远处便是炊事班。

除夕那天早晨，炊事班班长特地跑来说告诉电话班的战友们：“过年了，中午是猪肉（罐头）炖粉条，主食大米饭，晚上嘛，还特加一个菜。”这消息让大家心里美滋滋的，在前线天天吃干菜，好长时间没尝到肉味了。

炊事班的8位同志为年夜饭忙碌着，有的开罐头，有的泡粉条，有的淘白米……

谁知上午10点钟左右，3架敌机飞了过来。通信兵们在坑道里听见一声巨响，接着浓烟滚滚，大家跑出来一看全愣住了，一枚重型炸弹将整个伙房都炸飞了。

“班长，班长！”战友们高喊着，却没有回应。

报告首长后，电话班留下两名同志守机，3名同志到周围找回4具残缺不全的尸体，其他牺牲同志的骨肉已无法辨认，只得集中在一起。战友们含泪用白布将烈士的遗体包好，就地安葬。

晚上，新组成的炊事班为通信兵送来了猪肉炖粉条和米饭，可谁也吃不下，他们集体用米饭祭奠阵亡的战友……

宋书文：战地水饺分外香

88岁的离休干部宋书文回忆，1953年的朝鲜战场上，他时任炮兵8师炮7连指导员。春节前他奉命带领7连会同8连，以8门152毫米加农炮摧毁南村敌人41门8英寸（203）炮阵地。

虽然当时的152毫米加农炮是我军最先进的炮，但与敌炮火力仍差距很大。宋书文和战友们为圆满完成使命，发扬我军敢打近战、善打夜战的传统，悄悄将加农炮拖到离敌阵地很近的地方。傲慢的敌人做梦也没想到，我们会如此逼近地先发制人，一举用349发炮弹摧毁敌炮3门、击伤1门。

官兵在胜利的喜悦中迎来了除夕夜。思乡情切，他们把后方送来的罐



打开，用干茄子、干豆角好剞馅，用洗净的脸盆和面、水瓶擀皮，以班为单位包饺子。象征着吉祥团圆的饺子煮好后，他们把盛水饺的碗高高举起，向祖国亲人保证：为了朝鲜人民的和平，为了新中国的安全，为了中朝人民都能团圆，他们不惜抛洒热血！

左图：何相荣生前讲述战斗经历  
右图：宋书文（中）在朝鲜战场上  
图片由作者提供



记忆·峥嵘岁月